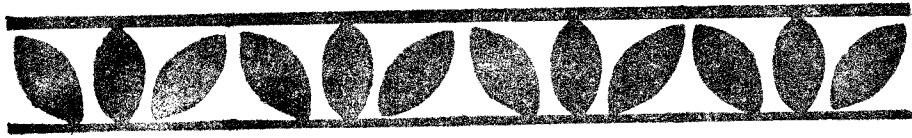


柳含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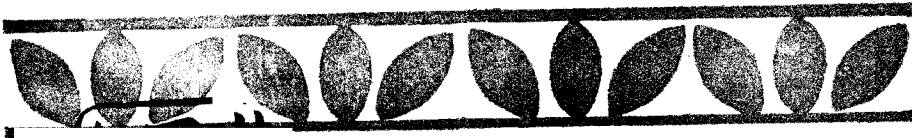
柳青文集

胡敬之题



(下)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次

第一辑

种谷记·····	(3)
铜墙铁壁·····	(243)
狠透铁 (一九五七年纪事) ·····	(467)

第二辑

待车·····	(529)
误会·····	(532)
牺牲者	
——记一个副班长的谈话 ·····	(540)
地雷·····	(553)
一天的伙伴·····	(579)
在故乡·····	(594)
喜事·····	(608)
土地的儿子·····	(624)
废物·····	(642)

第三辑

新事物的诞生·····	(651)
灯塔，照耀着我们吧！ ·····	(656)

第一个秋天·····	(672)
王家斌·····	(678)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	(687)
王家父子·····	(696)
邻居琐事·····	(708)
重访马场村·····	(716)
延安精神·····	(720)
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	(728)
一个女英雄·····	(734)
冰雪中悼大化·····	(745)
肖克将军会见记·····	(749)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史沫特莱 ——纪念史沫特莱女士逝世一周年·····	(758)

第四辑

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	(763)
美学笔记·····	(775)
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805)
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	(815)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819)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刘建军	(824)
写在父亲文集出版之际····· 刘可风	(844)

第一辑

种 谷 记

一

晌午一过，受苦人放下饭碗，松一松腰带，不管变工的不变工的，吃上一两锅烟，都上地去了；婆姨们洗完家匙，有的到纺织组长那里去比赛，别的便在自己窑里坐下来纺线子。无论谁都似乎无牵无挂，一心一意做着自己的活。王家沟村里一片嗡嗡的纺车声，布架吱吱呀呀地叫唤，再加上小学校的学生娃们尽嗓子高声念书，把一个偏僻的山村喧嚷得生气勃勃。但从外表看来却依然寂寞，耕了一上午地的毛驴吃过草料，精疲力竭地在拴它的阳场子里丢盹，狗伸展了脖子和四条腿，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睡觉，老母猪则率领着一群猪娃子在村道上漫游。此外，你在外面几乎见不到甚么人影，只有这村里的行政主任王克俭的老婆，每天一到这个时候，便在她窑里坐不稳了。

这老婆隔不一会便甩着胳膊，颠着一双古时小脚，用细碎而迅速的步子，到大门外来望一回。随着时间的愈来愈晚，她出来的次数也就愈多了。要是夏天，人们很容易了解，那是因

为她们住宅下边那块土坪上的两卜苹果快要红了，她时刻提防着甚么不三不四的过路人或者村内嘴馋的顽童“糟踏”，甚至有时把那只凶恶的黑狗拴在树根上，她也是放不下心。但现在距那个时节还早，这才阴历三月中旬，果树刚准备开花，大部分人家的谷地都翻过了，却还没有开始安种，受苦人正耕着高粱。老婆每回出来都焦急地看看愈来愈偏向西边的太阳，转回去的时候沉着脸，皱着眉头，唉声叹气地唠叨个不休。

不知是她第几回走出大门的时候，拿着儿童团的木刀的两个学生娃又来了。看见她出来，他们在半坡上停住了。

“大婶子，”其中的一个彬彬有礼地说，“我大叔还没回来吗？”

“回来了！”她说反话，气愤地拐过头去，不知是讨厌他们，还是有意不给他们听见，背转脸恨恨地说：“三回九转！又不是个甚么东西，回来我还把他藏了！？”

“先生说他们等不上，他和农会头前走了，叫他回来赶紧到乡政府开会去哩。”两个学生娃背诵一样完成了任务，便蹦蹦跳跳地跑回学校去了。

她朝前沟里的大路上望了一阵，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转了回去。

“就象是地里钉了橛子，把他们拴住了。”她回到窑里对正在纺线子的媳妇愁苦地说，“父子两个都不是娃娃，又不是不晓得迟早。村里不管谁家，都吃了饭，快半后晌了，咱还等受苦人回来，真象是同人家不是一个皇历过日子……”

“嗡嗡嗡……”媳妇无精打采地摇着纺车，很守本分地不加评论，也不附和。

媳妇在初过门的一二年，为了表示对婆婆的尊敬，曾象应

付生客一样应付过她；随后她摸清了她的脾气，经常发现她一个人的时候也在说话——批评老汉和儿子们，咒骂鸡和狗，抱怨衣裳和家具……当感到应付不暇的时候，在得到娘家妈妈的同意之后，她才对她改变了这种态度。改变以后，婆媳间象现在一样，仍然和谐。现在，媳妇摇她的纺车，婆婆坐在炕沿上，用木拐子缠线子。她不时冷然哼一声，停一会又叹一口气，显示她脑子里不停地在发愁。忽然，外边又有了响动，她一溜下地，便匆匆忙忙出去了。

“甚时光了，这才回来……”她说，出了门限又掉转头朝媳妇叮咛：“看饭！”

但她出得大门一看，几个在桃花镇卖罢炭的赶驴汉从大路上有说有笑地过去了，她的老汉和小子上地去的那条路上，仍是空寂无人。她转回来的时候，媳妇已在烧火热饭。

“怎么？不是他们？”看见婆婆灰心丧气的样子，媳妇奇怪地问。

“他们大概在地里刨金子哩，”她近乎愤怒地说，坐在炕沿上，拿起木拐子，“街上集都散了，他们还不回来。灶火压了等着吧！……”

媳妇用炭面子重新压了火，两个人又恢复了一霎时前的原状。

“真是，”媳妇见婆婆愤怒得厉害，颇表同情地说，“人家叫开会，叫得也有回数了。”

“那倒是小事！”她顺口接上说，正想痛快淋漓地数说一阵，“你说老这个样儿，老这个样儿，要多烧多少炭哇？你说！要是沟滩里拣些石头就能烧，那好了！一驮炭边区票也快上三百了，你看怕人不怕人，就和烧钱一样嘛……”

媳妇摇了一会纺车，刚抽了一条线，又停下来。

“饿……”她颓唐地歪起头，惨然一笑说。

“我不是？”婆婆赞同道，放下木拐子，两人开始坐着等受苦人回来吃饭了。

照陕北乡村的老习惯，受苦人没有吃饭以前，婆姨们不能先吃；这一方面也许是重男轻女的古规程，再一方面还有先尽劳动的人肚饱的意思。根据她们婆媳两人苦恼的经验，今年春耕以来，她们能和村里大多数人家一齐吃晌午饭，倒是很偶然的事情。其所以如此，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她老汉的手法过分细致，这在政府号召精耕细作以后，他不仅毫无转变的意思，并且以他是行政主任的资格，一有机会便在干部会和村民会上强调。三四年以前区上给他发过一张奖状，他把它用劈开的高粱秆和枣刺钉在墙上，苍蝇在上面落屎已经落得不象话了，她提议了多少回要把它去掉，他都不让动，象符咒一样长年挂在那里。再是他们那条黑燕皮大驴每年春天都要给他们生一个骡驹子，它已经生过四个了，再过两月，第五个便怀够了月份；驴吊着大肚子耕地，怎么能走快呢？正是这两个原因给了老汉不参加任何变工队的借口。本来他们可以少耕一些早点回来，但老汉又是个强性子人，赌气要和变工队比，每天也耕一垧，借以说明他们虽然不参加变工队，也并不比旁人少耕！因此上他们随常是过了晌午好久，才能回来。虽然如此，家里又不能索性晚一点做饭，因为二小子在本村的小学里念书，他一放学回家便要吃现成的，否则不等吃饭便走了；他也和他老子的脾气一样，说他宁肯不吃饭，也不愿去晚了受教员的批评。受苦的和念书的各有各的理由，看起来只有她们婆媳两人贱了……

这一天他们在名叫小庙圪塔的山里耕高粱，却比哪一天都回来得晚。婆媳两人等待着等待着，焦躁起来了，不由得开始怀疑他们遭了甚么不测。媳妇提出驴是不是出了岔子，婆婆立刻愤怒地制止了她；因为不吉利的事总是只能会意，而忌讳明言的。虽然她的提示恰恰投合了婆婆的心思，并且经这一提更使她焦躁，她却提出相反的可能：他们也许从地下耕出了甚么贵重的古器，因为贪心不足继续挖掘去了，她知道老汉的脾性就是那样……当她们忘记了肚子饿，提心吊胆推测着一切可能时，那黑燕皮大驴突然冲进大门，直端飞奔进驴圈里去，疯狂地用嘴急忙掀着槽里早已筛好的碎干草。随后掂着农具的老汉和小子进了大门，他们的脸上照例蒙了厚厚的一层尘土。

老婆立刻象脱了险一样轻松了，欢天喜地迎出去。

“不长心，你们！”她喜形于色地走到老汉跟前，说，“你看日头到那里了？你们不饿，我们也不饿？炭仓又快空了，你晓得不？……”

“……”老汉没吭声，厌恶地瞅了她一眼，便不再理她了。看出老汉饿得正想发火，又见小子赌气一样把镢头使劲扔到地下，她便一声不响回窑里去了。

王克俭插住了驴圈门子的栅子，好象不信任他老婆似地，用手搅了搅槽里的干草，看它是不是筛得干净，里边夹杂了鸡毛之类的东西没有。虽然他又饿又累，但他对驴的关心比对自己还周到。仔细翻检过一道以后，他才卸去套在驴头上罩嘴的“抽子”，然后站在槽前，还要看看它是否照平常一样吃草，这才安心地抓下头巾，抖擻一下，擦着脸上的尘土，走进窑里去了。媳妇已经在炕边上摆好了饭，小子已经端着一大碗，蹲在脚地的一条板凳上吃起来了。

老汉进来威严地蹲在当炕，拿起碗筷，盛了一碗干稠稻黍饭（高粱饭）。也许因为在锅里闷得时间太久吧，饭显得特别稠，可以栽得起筷子。他一吃起来，胡子上便粘了许多黍粒，因为众人都急于吃饭，一时无话，只听见咀嚼声。吃过几碗之后，王克俭才似乎有力气说话了。

“你们也真是好烧手，这一驮炭才几集？”他开始咕噜，嘴里没有停止咀嚼。

“你看？”老婆奇怪地叫起来，想起老汉适才在院子里给她的不愉快，感到更加冤枉地说：“是咬得烂的东西，那是我们偷吃了！……”

她回了嘴，很满意她这话报复的分量，然后轻蔑地抿起嘴来，越想心里越是不平。凭良心，她这个“小脚婆婆”算够把家了，一双小脚差不多每天都要踩遍大门以内的每个角落。媳妇撈柴在院子里掉下一根，她都要拣起送到灶火跟前。水是石缝里淌出来的，但它不能直淌在水瓮里，需要受苦人一身汗一身汗地去担；为了在农忙时期节省他们的精力多做地里的活，她都谆谆告诫媳妇节用。而她的苦心竟得到这样的报答，老汉也真够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脚婆婆”了。

“要不炭也你管起来，”她瞟了他一眼，更加露骨地讽刺，“我们朝你称斤领得烧吧？……”

王克俭忍不住，变了脸。在小子和媳妇面前，他的尊严被触犯了。

“你不要寻气！”他警告道，“我是说你们应该节省些烧，这才是耕稻黍的时光，眨眼就要安种谷。一种起谷，谁顾得驮炭？耕种停当，驴肚大得又不能使唤了。村里朝贩炭户买得烧，也要等四月半炭贱下来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晓得

甚？你？……”

“只要生端上来能吃，咱等五月六月也……”

“烧柴！”老汉断然地截住她，愤愤地问：“我不信柴也烧完了？”

“有是还有些哩，只怕烧完了，你有炭也笼不着火……”

“啊呀！”王克俭愤慨地叹了口气，鄙薄地耸了耸鼻子，说：“这不就要饿死吗？种这么大的庄稼，养这么好的驴！”说着，转脸向老婆质问道：“你做你的，往后不要多管闲事能不能？啊？……”

“我原来也不多管！……”老婆最后白了他一眼，转身朝向媳妇。

关于烧炭的事，便这样不愉快地终止了。小两口听着他们斗嘴，却不感到一点严重，因为他们早已在这种气氛中过惯了。而老两口也的确不记，随争吵随便忘了，有时简直仿佛没有争吵的一样。

但这回却不同，它又惹起王克俭最近始终缠绕在心的一些念头。他爸在世时，他们少一半种着自己的祖产，多一半则种本村四福堂财主的租地，由于和四福堂情厚，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期，又要他们包揽着讨租粟。老人死后，他和小子继续了这份职务，一直到新社会有了减租法令，四福堂财主拿门外的远地同别处的地主兑换成本村和邻村的近地以后，合不着另用讨租粟的人，他才失去了这一笔收入。但他们已经和老人在世时大不相同了，多一半种着自田自地，少一半租种财主的地。这几年驴下骡子，加上新社会一切捐税负担都顶轻，他又添置了一些，统共已有二十六垧；而四福堂财主的地，他是只种五垧半了。他越来越腰里感到越有劲，今年正月里公家开始普遍订

“农户计划”时，区乡干部竟把他当做富裕中农的典型，订得特别仔细。他们过细地、一项也不遗漏地计算他一年的生产和消费。虽然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尽可能低估进项，和他们争执着，一再要求他们稍等一等，以便使他有时间想起一切最微少的支费，但他终归没有对工作人员掩盖了他的富裕。当核算完毕的时候，他们竟宣布他可以做到“耕二余一”。他奇怪了：既是这样，他家里却为甚么很少积存呢？他的“农户计划”和节令牌以及落满了蝇子屎的精耕细作的奖状并排钉在墙上，他自己用算盘打过不止一次：不错。唯恐自己又看又打有误，念书的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说：“二楞，你念我打！”结果还是不错。那末他的粮食一驮一驮到桃花镇卖了，除过买炭、棉花和其他少数日用品以外，还有甚么用项呢？在这家里，他可以武断说，没有一颗粮食或者一张小票不经过他的手出入。老婆的确够节省，给她一盒洋火，她几乎会用到一年，恨不得一根一根抽给媳妇，两个小子赶庙会要几个零钱，都得换了衣裳要走时才向他伸手讨。眼下只有一个媳妇，那是外人的老婆养的，更沾不到边儿。他没有理由怀疑家里有甚么秘密的漏洞，也不可能伸进来第三只手，但他却无论如何想不透这个奥妙。王克俭在小年冬学里便熟读了“朱子格言”，他差不多可以说完全跟着那格言治家的。但自从订过“农户计划”以后，他对家道的一切用度，便瞅得更紧，并且开始记帐，建议教员在学校的课程里增加珠算，以便二楞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他，把他家里的私帐弄得象他当行政主任的村内公帐一样，一分一厘都不差。正因为这一点，他十分赞成区长的一句话：“庄户人糊糊涂涂过日子……”而他的老婆却是那样，你看谁能和她谈论甚么计划呢？……想到这里，他又恶狠狠地瞅了她一眼。

放下碗饭，他靠炕壁蹲起来，打着火链，吃着一锅烟，小子随后刚一放饭碗，他便分派后晌的营生。

“楞子，”他噙着烟锅说，“到野狐洼拆畔，明早去好耕。”

“我一个去？”楞子问。

“我也去嘛……”老汉说，在炕栏上磕了烟灰，便准备起身。

“唉噫！”老婆突然转过身来，惊惶失措地叫了一声，她这才想起教员和农会主任叫他到乡政府去开会的事了。她不知道这回开会办的甚么工作，也不敢断定对老汉是否要紧，加上两人又刚刚失过和气，因此她自觉无理地吞吞吐吐告诉了他。

“他们打发学生娃叫了几回。”她最后惭愧地说，脸通红看着老汉。

出她意料之外，她没有受到指谪或叱骂。行政主任听了，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倒回原位去了。他在头一天晚上已经得到通知，乡政府的信虽在学校里，但农会主任当面告诉过他，二楞放学回来，又带了教员的口信，而他睡过一夜，便同他的疲劳一块儿从他身上消失光了。到地里一捉住耩把，他不会想起任何事情，眼盯着铧边上无定河水一样翻滚的湿土，差不多全世界在他的脑子里都不存在了。

通知是吃过晌午饭便开会，而现在，他爬到窗口朝天一看，半个后晌快过去了。他脑里立刻浮现出乡政府正在开会的场面——窑里聚集了全乡所有的村干部，有的在说话，另外的噙着烟锅倾听。他走进去委实有点脸红得坐不下去；无数眼睛会象针刺一般向他脸上扎来，一定会有人恶作剧地开他的玩笑，乡长或者乡文书会固执地追究他迟到的原因，他会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感到手脚都不能自如了。这种味道，王克俭已

经尝过不止一回，现在即使回味起来，脸上也禁不住有点发烧。……

旧社会他是个老甲长，只管得十来户人家；保长要粮他收粮，要款他收款。新社会第一次乡选时，四福堂的二财主王相仙竟提议他当本村的行政主任。“对！”众人都说，“他念过两冬书，会写会算；又是从小给四福堂讨租粟的，办事有经验。”于是全举了胳膊。他还以身忙再三推诿，王相仙说：“我闲，我帮助你。”他这才难意地接了事，不管公粮公草、后方勤务、调查统计、民事调解……点点不敢漏空子。只要上面来一封公事，他马上拿到四福堂去了，转出来便风行雷厉地执行。三十一年第二次乡选，他给王相仙说了多少好话，要求不要再提他；“你怕毬？”二财主粗鲁地说，“背后有我，你怕毬？”结果他重选连任了。但刚过了一年，情形突然大变了：公家发动了减租算帐的斗争，众人把四福堂斗倒了，他自己也没有靠了，再不敢到二财主那里去请教，有事只好去和农会主任商量。村里整个翻了个过，从前不问一点村事的受苦人握了大权，农会主任、副主任、自卫军排班长……都变成“急紧分子”了，一有点事竭力往人前边挤。又是生产，又是文教，弄得神人不安——不是订农户计划，便是组织变工队；不是动员合作社股金，便是组织纺织小组、识字班、读报会、黑板报……弄得他昏头晕脑。他自认他不仅不足以领头，便是跟他们也跟不上了。去年以来，他经常想起那句“白地的税，红地的会”的口头话来，觉得还是保甲时代无事，税多是多，但要了便不管你了；而现在，三天两头开会，倘若上边下来工作人员，那便连隔日子的时候也没有了。他这个行政主任的头衔早已变成他的一顶“愁帽”，他是无时不在盼望着下一次乡选快到，好把它揭到旁人头上去。现

在，当他耽误了开会而苦恼的时候，他的思想自然又转到这个念头上来了。

“楞子，”他向等待他吩咐的小子提议，“你再替我开上一回？……”

“我啊？”楞子头一拐，努起嘴说：“你今儿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替你了！”

楞子替过他一回，已经是后悔莫及了。乡长要他立刻退出会场，说他没有资格出席，因为没有人选举他。他本可以马上退出，乡文书说已经来了，他听一听也可以，回去传达一下，但下不为例。这便使他吃了苦头，有人取笑他说：“王家沟倒特样啊！”谁在假装奇怪地问：“你们甚时改选的？”最难堪的是白家沟那个滑稽行政主任，他诡谲地眨着眼皮，问他光是白日替他爸呢，还是黑夜也替？开会中，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表决的时候特意告诉他不要举手。他变成一个多余的人，坐蜡一直坐到散会……

回忆起来，他深为不满地瞅了他爸一眼，出院里去了。

“你真是！”老婆又转入攻势，“你当了多少年，楞子晓得甚？要去，你快起身；不去，你也干干脆脆！……”

“对，”他听这一提示，嘴软地说，“我不去了。”掉头一看，媳妇正出了院子往水道里倒洗家匙水去了，便急忙加上一句，说：“有人问起，就说我老肚疼病又犯了。”

二

教员和农会主任在乡政府开罢会回到王家沟，日头已经落了。三月天一过晌午，春风便一阵大一阵小地刮起来，到傍晚